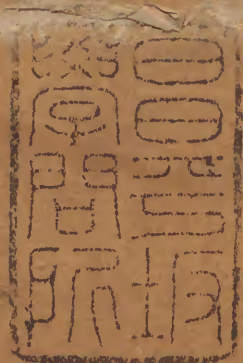


十七史商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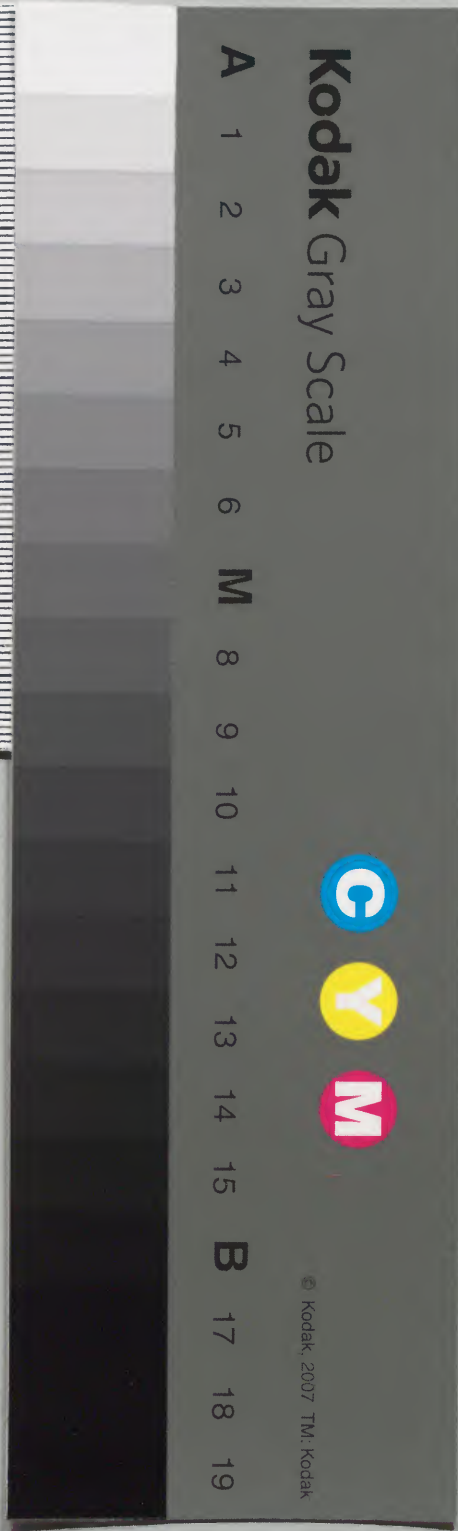
四十六之五十一



內閣文庫			
五	三	一	漢
函	冊	號	書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18
冊數	24(10)	
函號	297	178

十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六

淺草文庫

東吳王鳴盛述

晉書四

石申馬遷殷商

晉書天文志係唐李淳風筆敘首云魯有梓慎晉有卜偃鄭有裨竈宋有子韋齊有甘德楚有唐昧趙有尹臬魏有石申夫皆掌著天文各論圖驗愚按依後漢志石申夫為句俗讀夫下屬誤又云班固敘漢史馬遷續述天文愚按遷字乃不學者妄增元板亦衍此字下文又引馬績之說績當作績又云周髀者即

蓋天之說也其所傳則周公受於殷商愚按周髀稱
周公受於商高此殷商當作商高

蟻行磨上

周髀家云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
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譬之蟻行磨上
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以左
迴焉案此喻最爲精確說見予尙書後案第一卷堯
典篇趙宋張橫渠輩忽荆新說謂天與日月皆左旋
非也說又詳見予蛾術編

天地俱圓

成帝延康中會稽虞喜因宣夜之說作安天論以爲
天確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魄焉在下有居靜之體
當相覆冒方則俱方圓則俱圓無方圓不同之義也
愚案大戴禮天圓地亦圓說與虞氏同最精

黃赤道相距

吳中常侍廬江王蕃制渾儀論曰天地狀如鳥卵天
包地外猶殼裏黃渾渾然故曰渾天周天三百六十
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半覆地上半在
地下其二端謂之南極北極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
極入地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彊赤

道帶天之紘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彊黃道日之所
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內與赤道東交於角五
少彊西交於奎十四少彊其赤道外極遠者去赤道
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內極遠者亦
二十四度井二十五度是也愚謂今定黃赤道相距
二十三度半有奇比古減半度弱

極星運動

北極北辰最尊者也其紐星天之樞也天運無窮三
光迭耀而極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按極
星運動甚微故不見其移

十六年天東南鳴

安帝隆安五年閏月癸丑天東南鳴十六年九月戊
子天東南又鳴是後桓元篡位案十六年元板作二
年二者皆非也攷桓元篡位在元興二年元板脫元
興二字

日食紀志互異

武帝泰始十年正月乙未日有食之天文志有武帝
紀失載太康六年八月景戌朔日有食之武帝紀有
天文志失載成帝咸和九年十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天文志有成帝紀失載咸康八年正月乙未朔日有

食之成帝紀作己未孝武帝太元元年十一月己巳朔日有食之本紀有天文志失載太元四年閏月己酉朔日有食之本紀作十二月皆紀志互異

庚申

天文志永熙元年四月庚申帝崩案惠帝所改永熙元年卽武帝太熙元年但武惠二帝紀俱作己酉帝崩與志不同

后崩不應日變

成帝咸康七年二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三月杜皇后崩愚謂后崩不應日變此紀非也

遷陵君

安帝元興二年十二月桓元篡位以永安何皇后爲遷陵君案后本傳作零陵縣君又攷武陵郡有遷陵縣未知孰是

大將軍宣帝

黃初七年吳寇襄陽大將軍宣帝救襄陽愚按司馬懿也大將軍三字宜刪

南涉海虞

成帝咸和七年石勒衆又抄略南涉海虞案此卽今常熟縣地涉帝紀作沙當從之元板亦誤

災在次相

義熙六年三月丁卯月奄房南第二星災在次相案
災上脫占日二字

新都王詠

太康四年齊王攸任城王陵琅邪王仙新都王詠薨
案新都王詠帝紀及本傳皆作該此誤

晉地志與漢志異

晉書地理志敘首一段說秦三十六郡名有誤已見
前漢書故郡國一條中矣其說漢郡名與漢志異者
如云漢興革秦分內史爲三部更置郡國二十有三

其下小字歷數各郡國名中有燕國攷漢地理志無
燕國然異姓諸侯王表諸侯王表高帝時固有燕國
矣其下文又言文帝所增有九郡內膠西地理志亦
無而諸侯王表文帝時亦有膠西國矣此二國後廢
故志不載其下文又言武帝所置十七郡內珠崖儋
耳沈黎汶山四郡皆不見地理志皆後來郡罷故志
不載非晉志有誤也但據漢志文景所增置之郡各
六而晉志則云文增厥九景加其四則比漢志多增
一郡似漢志不數後來罷去之膠西故云然漢志武
帝增郡二十八而晉志則云武帝開越攘胡初置十

七拓土分疆又增十四是比漢志多增三郡若謂漢志不數後來罷去之珠崖儋耳沈黎汶山則應少其四何以但少其三此不可解又漢志據孝平帝元始二年云凡郡國一百三晉志則云平帝元始二年凡新置郡國七十有一與秦四十合一百一十有一漢志一百三據元始現有之郡國數之晉志一百十一合已罷之郡國并數之也已罷者自不宜并數此事晉志謬至於晉志謂高帝分一內史以爲三更置新郡國二十三是有二十六又文增九景增四武增十七又增十四昭帝增一合之共增七十一故與秦四

十爲一百十一似合但漢志比晉志少郡國八漢志若除去燕國膠西珠崖儋耳沈黎汶山又內史名雖增三實只增一則又除其一又於秦郡中除去鄣郡黔中閩中又漢之三十六除內史晉之四十連內史則應少九不知何以少八此其牴牾不合姑未暇細論俟考

章帝置吳郡

晉書第十四卷地理志敘首云後漢章帝置吳郡案後漢書分會稽爲吳郡在順帝永建四年此言章帝非也乃其下文第十五卷敘述揚州沿革則又云後

漢順帝分會稽立吳郡一篇之中自相矛盾

晉地理辨證

司州滎陽郡屬縣封上脫開字注云宋蓬池或曰蓬
洛洛當作澤

河東郡屬縣汾陽注公相國元板作公國相

廣平郡屬縣涉案後漢書魏郡無涉

兗州濟陽郡屬縣宛句元板作宛句

高平國屬縣陸湖據後漢書當作湖陸

泰山郡屬縣奉高注西南有明臺案臺當作堂

豫州汝南郡屬縣西平注龍泉水有用淬可刀劍案

當作有龍泉水可用淬刀劍

沛國屬縣汶案後漢書沛國有汶縣無汶汶字當作
汶

魯郡屬縣菑注故小邾之國邾字闕

冀州縣八千二千當作十

中山國屬縣魏昌案卽漢昌魏改名

幽州燕國屬縣安國注國相蜀主劉禪封此縣公案
後主封安樂公後書亦作安樂此作國誤

廣甯郡注故屬上谷屬字闕

代郡屬縣富城案疑卽富城

平州咸寧二年十月分昌黎遼東元菟帶方樂浪等郡國五置案武帝本紀泰始十年二月分幽州五郡置平州與此年月互異

遼東國屬縣汶當作文

樂浪郡屬縣遂城當作遂成

雍州安定郡屬縣烏氏案後漢書作烏枝

涼州武威郡屬縣揖次案兩漢書皆作揖次胥古文

胥故訛為揖又倉松當作蒼松

敦煌郡屬縣宜安疑即冥安冥水所出

梁州巴東郡屬縣魚腹後漢書作魚復

益州江陽郡屬縣有符前漢犍為郡之符縣也後漢書則作荷節未詳

牂牁郡屬縣有指談有母劔按兩漢書皆作談指毋斂

寧州誤不提行

雲南郡屬縣弄棟弄誤作楛

興古郡屬縣有滕休兩漢書作勝休又鐸封後漢書作鐸封

咸康四年分牂牁夜郎朱提越巂四郡置安州八年又罷并寧州案成帝紀罷安州在咸康七年與志不

同

青州濟南郡屬縣卽墨注有天山祠案天山卽天寶山

徐州下邳國屬縣下邳注萬嶧山在西首百嶧陽也萬當作葛百當作古首字衍

東海郡屬縣有況其案況當作祝見左傳又有原正案兩漢書俱作厚正

荊州襄陽郡屬縣中廬案後漢書作中盧

義陽郡屬縣有厥下誤空一格乃云西平氏當厥西連文西下空一格

天門郡屬縣有充案後漢武陵郡有充無充充當作充

懷帝分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桂陽及廣州之始安始興臨賀九郡置湘州穆帝時又分零陵立營陽郡以義陽流人在南郡者立爲義陽郡又以廣州之臨賀始興始安三郡及江州之桂陽益州之巴東合五郡來屬以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營陽六郡屬湘州安帝義熙十三年省湘州置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營陽還入荊州案省湘州之下置字衍據志此段湘州建置并省本末似備矣但本紀穆帝之前

則有成帝咸和四年以湘州并荊州一節既已并省何得穆帝時又以長沙等郡屬湘州又安帝本紀義熙八年分荊州十郡置湘州此志不載亦互異

揚州會稽郡屬縣郟案後漢書作剡此誤

交州漢昭帝元始五年罷儋耳并珠崖元帝元初三年又罷珠崖郡後漢順帝永和九年交阯太守周敞求立為州云云案元始當作始元元初當作初元順帝永和終於六年無九年此亦有誤

交阯郡羸樓案羸漢書作羸音連乃妄造羸字謬甚又曲易後漢書作曲易

九真郡屬縣移風案兩漢九真有居風無移風此誤作移

廣州吳黃武五年分交州立俄復舊永安六年復分交州置廣州案上文甫言永安七年復立廣州此又言六年自相違

鬱林郡注秦置桂郡桂下脫林字屬縣柯林兩漢俱作阿林

律歷

黃鍾為萬事根本蓋筭數之所從出故班書作律歷志至後漢書晉書北魏書隋書皆沿襲不改則迂拘

甚矣史記自有律書歷書何嘗合而爲一乎自新舊唐以來律呂自歸樂志歷自爲志是也

嚴嵩

漢章帝元和元年待詔嚴嵩具以準法教子男宣續漢志作嚴崇古嵩只作崇

交食可驗疎密

後秦姚興時當孝武太元九年歲在甲申天水姜岌造三紀甲子元歷其略曰治歷之道必審日月之行然後可以上考天時下察地化一失其本則四時變移故仲尼作春秋日以繼月月以繼時時以繼年年

以首事明天時者人事之本是以王者重之皇羲以降暨于漢魏各自制歷以求厥中考其疎密惟交會薄蝕可以驗之案歷法疎密以交食爲驗自漢至宋皆不能定交食之當食不食不當食而食及時刻早晚食分多寡則其歷之疎濶可知

以難推易

姜岌以月蝕檢日宿度所在爲歷術者宗案近代西人譏岌以爲日度易求月行難測以難推易倒而用之爲兩失

七史商榷卷四十六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七

東吳王鳴盛述

晉書五

魏祖虞舜

禮志魏景初元年十月詔曰曹氏世系出自有虞氏
 今祀園北以始祖帝舜配號園北曰皇皇帝天方北
 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
 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
 宣皇后配案魏人用鄭氏康成說以周家分園北南
 郊而為二帝嚳配園北后稷配南郊故倣而行之但

十七史商榷

卷四十七

漢雖祖堯而郊祀未嘗及魏乃以舜爲始祖王肅高堂隆輩附會如此豈不貽千古笑端乎

晉人并郊北爲一

救日

禮志於救日一節載摯虞決疑云云案古歷甚疎不能定日食故救日之禮甚重後世推筭漸密尅定時刻不爽而救日之儀殺矣

司馬昭薨年

魏元帝咸熙元年進文帝爵爲王追命舞陽宣武侯爲宣王忠武侯爲景王是年八月文帝崩謚曰文王案據帝紀司馬昭以咸熙二年八月崩然則此志是

年當作明年

追尊景皇后

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丁卯追尊皇祖宣王爲宣皇帝伯考景王爲景皇帝考文王爲文皇帝宣王妃張氏爲宣穆皇后景王夫人羊氏爲景皇后案據帝紀司馬師之妻景皇后以泰始二年尊爲宏訓太后至咸寧四年始崩不當在泰始元年追尊之列

武悼后配饗

成帝咸康五年始作武悼皇后神主祔於廟配饗世祖愚攷武悼楊皇后配饗武帝廟據帝紀在咸康八

年后妃本傳則云七年蓋定議於七年迨八年三月始配饗耳此志云咸康五年誤也

孝武帝后崩年

孝武帝太元四年九月皇后王氏崩案帝紀及后妃傳並作太元五年與此志不同

大閱

武帝泰始四年九月臨宣武觀大閱衆軍此見禮志而帝紀無之帝紀泰始九年十一月十年十一月咸寧三年十一月並臨宣武觀大閱而此志亦不載

樂章闕文

晉書樂志所載郊廟樂章亦見宋書以相參校小小互異處姑不論其宗廟所用於康帝之下宋書有歌孝宗穆帝一篇亦曹毗造其詞云孝宗夙哲休音允臧如彼晨離耀景扶桑垂訓華幄流潤八荒幽贊元妙爰該典章西平僭蜀北靜舊疆高猷遠暢朝有遺芳而晉書脫去又傅元所製改漢鼓吹曲爲二十二篇內景龍飛一篇武功巍之下宋書有普被四海萬邦望風莫不來綏聖德潛斷先天弗違二十字晉書脫去今補入而其下文云祥享世永長尙不成文理祥字上應尙有闕文又元雲篇成湯隆顯命伊摯來

如飛之下脫周文獵渭濱遂載呂望歸符合如影響
三句然後下接先天天不違云云

三師三公

晉人以避景帝諱改太師爲太宰與太傅太保爲三公但古以三師兼太尉司徒司空漢晉則三師之外別有三司固與古異矣而漢以大司馬卽太尉晉則太尉之外別自有大司馬漢以大司馬大將軍爲一晉則大司馬之外別自有大將軍名號益亂枝分錯出世愈降而愈多制觀晉書職官志可見

三代以上將軍卽六

卿也漢魏以下別有大將軍又增雜號將軍

司馬遷非宦者

晉職官志云尙書本漢承秦置及武帝遊宴後庭始用宦者主中書以司馬遷爲之中間遂罷其官以爲中書之職至成帝建始四年罷中書宦者又置尙書五人一人爲僕射而四人分爲四曹通掌圖書秘記章奏之事愚案晉志此條非也司馬遷非宦者漢書但言其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豈得以用遷爲宦者主中書之所由始至宣元時宏恭石顯用事然後權歸宦者耳

九品中正

魏陳羣始立九品官人之法晉武帝紀則云咸熙二年十一月令諸郡中正以六條舉淹滯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盡禮三曰友于兄弟四曰絜身勞謙五曰信義可復六曰學以為己故三國志晉書及南史諸列傳中多有為州郡大中正者蓋以他官或老于鄉者充之掌鄉黨評論人才臧否清議係焉說見前魏夏侯元傳中乃晉職官志中絕不一見何也

晉輿服辨證

玉金象革木等路章金華施橈朱橈二十八云云施橈之下脫末字又槩戟韜以黼黻上為苑字苑當作

帶

玉金象三路章象鹿而鏤錫金罍而方鉉注旄以鐵為之鹿後漢書作鏹旄當作鉉

記里鼓車章羊車一名輦車云云案羊車以下應提

行
中朝大駕鹵簿先象車鼓吹一部云云案中朝大駕鹵簿六字元板自為一行不連下當從之

皇太子安車駕三章黃金塗五綵又重句綵並當作末

中二千石二千石章銅五采駕二采當作末又九丈

十二丈從後漢書當作文

皇太后皇后法駕章黃金塗五采又重句采並當作末後漢書徐廣注曰五末疑謂前一轅及衡端轂頭也

自過江之後章黃金塗五采當作末

衛氏冠章衛元板作術後漢書同是

爵弁章長二寸長下脫尺字

漢儀章俗說幅本未有岐宋書未作末是

皇太子金璽章其由衣白由當作中

諸王金璽章自皇后謁廟以下當提行不連下

皇后謁廟其服阜上阜下後漢書作紺上阜下是

淑妃淑媛淑儀章純縹爲上輿下輿當作與

牛一頭得二十斛

食貨志杜預上疏曰臣前啓典牧種牛不供耕駕老不穿鼻者無益於用而徒有穀草之費宜大出賣以易穀及爲賞直詔曰孳育之物不宜減散事遂停寢問主者今典虞右典牧種產牛大小相通有四萬五千餘頭苟不益世用頭數雖多其費日廣今徒養宜用之牛終爲無益之費甚失事宜東南以水田爲業人無牛犢今可分種牛三萬五千頭以付二州將吏

士庶使及春耕穀登之後頭責三百斛是爲化無用
之費得運水次成穀七百萬斛案三百斛當作二十
斛牛一頭得穀二十斛三萬五千頭得穀七百萬斛

劉陶議大錢

漢和帝時有上書言貨輕錢薄宜改鑄大錢事下四
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事孝廉劉陶上議云云此等
已見後漢書似不必載因後書無食貨志故此又并
及之

閏月

五行志惠帝元康五年閏月庚寅武庫火是後愍懷

見殺太子之應也閏月帝紀作十月殺下宋書重殺
字此脫

元興三年

元興二年十二月桓元篡位其明年二月庚寅夜濤
水入石頭商旅方舟萬計漂敗流斷云云其下文又
云三年二月巳丑朔夜濤水入石頭漂沒殺人大航
流敗案元興二年之明年卽是三年也已丑先庚寅
一日耳當是一事而重出

庶用五事

經曰庶用五事云云案本是敬用五事篆敬字似差

漢書誤為羞顏師古因妄為之說曰羞進也此又因羞而誤為庶

諸葛患之

吳之風俗相驅以急言論彈射以刻薄相尙諸葛患之著正交論愚謂諸葛不知何人其下必脫一字當是恪字觀吳志恪本傳與陸遜書其意正是如此

高年

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廣陵高年閻嵩家雖雞生無右翅高年元板作高平宋書同

五間六梁

明帝太寧元年周筵立宅宇五間六梁一時躍出墜地六梁宋書作六架

義熙小兒語

義熙二年小兒相逢於道輒舉其兩手曰盧健健次曰鬪嘆鬪嘆末曰翁年老翁年老當時莫知所謂其後盧龍內逼蓋川健健之謂也既至查浦屢尅期欲與官鬪鬪嘆之應也翁年老羣公有期願之慶知妖逆之徒自然消殄也其時復有謠言曰盧橙橙逐水流東風忽如起那得入石頭盧龍果敗不得入石頭也此晉五行志文其下提行另起云昔温嶠令郭景

純卜已與庾亮吉凶景純云元吉嶠語亮曰吾等與國家同安危而曰元吉是事有成也於是協同討滅王敦宋書五行志則以昔温嶠至討滅王敦一段在翁年老之上晉書蓋因討滅王敦在明帝時不當應義熙之語故於上段中刪去移下別爲一條然如此分爲二條則後一條竟無所附麗矣當以宋書爲是宋書舉前筮以證後語也川健健川當作盧

謝安薨

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謝安出鎮廣陵始發石頭金鼓無故自破此木沴金之異也月餘以疾還而薨案

安卒於八月不當云月餘

永昌二年

永昌二年七月庚子朔雷震太極殿柱愚攷本紀元帝永昌元年先書十一月以司徒荀組爲太尉云云其下書閏月已丑帝崩則是崩於閏十一月明帝以明年三月改元則自閏月至明年二月當仍稱永昌但無七月耳雷震太極殿柱乃明帝太寧元年七月景子事也不知何以書永昌二年景子書庚子亦與紀異

王師南討

義熙六年五月壬申大風拔北郊樹是日盧循大艦
漂沒甲戌又風發屋折木是冬王師南討王師宋書
作三帥帝紀秋七月輔國將軍王仲德鹿川太守劉
鍾河間內史蒯恩追盧循卽三帥也

正月地震

太康五年正月朔壬辰京師地震帝紀作二月壬辰

荆襄地震

懷帝永嘉三年十月荆襄二州地震宋書帝紀襄俱
作湘

桓温專政

哀帝興寧二年三月江陵地震是時桓温專政宋書
作專征

大石山崩

武帝泰始三年三月戊午大石山崩帝紀作太山石
宋書作太行山

鮑氏都目鄭氏章句

刑法志漢獻帝建安元年應劭刪定律令奏之曰臣
竊不自揆輒撰具律本章句尙書舊事廷尉板令決
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折獄凡二百五
十篇其下文敘至魏文帝受禪承用秦漢舊律因歷

叙魏文侯師李悝撰法經以下數家凡九百六卷云
云內有漢司徒鮑公換嫁娶辭訟決爲法比都目案
決事都目八卷司徒鮑昱撰見東觀漢紀其下文又
言律九百六卷世有增損率皆集類爲篇結事爲章
一章之中或事過數十事類雖同輕重乖異而通條
連句上下相蒙錯糅無常後人生意各爲章句叔孫
宣郭令卿馬融鄭元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
言覽者益難天子於是下詔但用鄭氏章句不得雜
用餘家案後書鄭本傳不言其注律而前書諸侯王
表張晏注引律鄭氏說卽康成章句也當魏受禪初

律獨主鄭乃其下文又言司馬昭爲晉王以律有叔
孫郭馬杜諸儒章句但取鄭氏則爲偏黨未可承用
於是又令賈充等增改大約鄭學至晉而違之者多
南渡後則衰於南盛於北

此志又云漢獻帝時天下亂百姓有土崩之勢刑罰
不足以懲惡於是名儒大司農鄭元之徒以爲宜復
行肉刑案尙書象以典刑據周禮秋官司刑疏引鄭
注以爲卽正刑五謂墨劓等史記五帝本紀注引馬
融注則以象刑爲畫象卽漢文帝詔云有虞氏畫衣
冠異章服以爲戮者觀晉刑法志鄭欲用肉刑則知

鄭注經必與馬融異不用畫象之說

令景

令景卽令丙避諱

傳覆逮受登聞道辭

囚律有告劾傳覆有告反逮受科有登聞道辭案傳考也覆案也逮受攻下文當作逮驗登聞道辭卽下文所謂上言變事也

呵人受錢

令乙有呵人受錢案說文自序言俗書之謬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此言苛字誤作从止从句

然則晉書呵人亦當作苛人

自擇伏日

諸郡不得自擇伏日所以齊風俗也案戶律漢中巴蜀廣漢自擇伏日見風俗通

衛宮

賈充等增改舊律因事類爲衛宮違制案事類卽蕭何所益事律後漢胡廣傳大將軍梁冀誅廣與司徒韓演等坐不衛宮減死一等奪爵土爲庶人東晉王導亦曾坐此

自撰為序
悉照晉書四人亦皆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八

東吳王鳴盛述

晉書六

羊皇后母蔡氏

后妃列傳景獻羊皇后泰山南城人父衛上黨太守
母陳留蔡氏漢左中郎將邕之女也案邕女文姬初
適衛仲道後歸董祀此司馬師之妻之母則羊衛之
妻別是一人非文姬惜其名不傳衛乃羊祐之父祐
傳云父衛上黨太守祐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
衛字今俗人以爲卽道字考說文卷二下走部道所

行道也从辵从首行部無衛字此字不知何從而來
武帝誤於楊后

武帝后楊氏明知其子惠帝不可立而力勸帝立之
又力勸帝為其子納賈充女此與隋文帝為獨孤后
所誤勸立煬帝正同炎與堅皆以用婦言敗楊后又
力勸納其叔父駿之女為后既覆司馬又傾楊氏

太安元年立羊后

惠帝羊皇后泰山南城人賈后既廢孫秀議立后后
外祖孫旂與秀合族又諸子自結於秀故以太安元
年立為皇后愚按據帝紀羊后以永康元年十一月

立五行志亦作永康元年考永康之後改永寧孫秀
之誅在永寧元年其明年方改元太安豈得如此傳
所云當以本紀及五行志為正

懷帝梁皇后

懷帝以光熙元年十一月即位立妃梁氏為皇后而
后妃傳但有懷帝之母王皇太后梁后竟不一見至
愍帝則紀傳皆無立后

王夷甫

成恭杜皇后傳寧康二年以后母裴氏為廣德縣君
裴氏太尉王夷甫外孫案王衍不當稱字

章太妃稱夫人

章太妃周氏以選入成帝宮生哀帝及海西公始拜為貴人哀帝卽位詔有司議貴人位號太尉桓温議宜稱夫人尙書僕射江彪議應曰太夫人案禮志桓温議宜稱太夫人江彪議可言皇太夫人

褚哀依鄭元義

康帝褚皇后父哀見外戚傳穆帝卽位尊曰皇太后帝幼冲太后臨朝稱制太常殷融議依鄭元義衛將軍哀在宮庭則盡臣敬太后歸寧之日自如家人之禮案鄭康成議在漢獻帝時伏皇后父伏完事也

永興三年

穆帝何皇后升平元年立為皇后無子哀帝卽位稱穆皇后桓元篡位降為零陽縣君與安帝俱西至巴陵劉裕建義后還京都永興三年崩在位凡四十八年案永興當作元興自穆帝升平元年至安帝元興三年正四十八年

興寧二年

哀帝王皇后興寧二年崩帝紀崩在三年

太和六年

廢帝海西公庾皇后太和六年崩帝紀崩在元年

祥顛同謁晉王

王祥傳武帝爲晉王祥與荀顛往謁顛謂祥曰相王
尊重何侯旣已盡敬今便當拜也祥曰相國誠爲尊
貴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
已安有天子三司而輒拜人者及入顛遂拜祥獨長
揖愚考此事出漢晉春秋裴松之注魏紀引之彼文
祥與何曾荀顛同謁何侯卽指曾此刪去曾名非也
原其刪去之由何曾傳文帝爲晉王曾與高柔鄭沖
俱爲三公將入見曾致拜盡敬二人猶揖而已然則
曾之拜在文帝時已然故此傳刪去之祥庸貪小人

名仕魏室實爲晉臣乃以不拜自重乎史家盛誇其
孝友名德此史家妙於立言范蔚宗傳胡廣歐陽永
叔傳馮道皆如此矣以不拜爲高與高貴鄉公被弑
而號泣爲忠正復一類昭炎佯敬之明知如傀儡相
與爲僞而已祿位之昌名壽之高子孫之蕃衍古今
少比鄙夫例多福無怪志於鄙夫者之多也

鄭沖官從畧

鄭沖傳魏文帝爲太子命沖爲文學累遷尙書郎出
補陳留太守大將軍曹爽引爲從事中郎轉散騎常
侍光祿勳嘉平三年拜司空案沖論語集解正始中

所上序稱光祿大夫臣鄭冲今傳但云轉散騎常侍
光祿勳不云光祿大夫史文畧也

袁粲

何劭傳劭薨子岐嗣劭初亾袁粲弔岐云云此又一
袁粲非劉宋袁粲

何氏滅亾

何曾傳既言無聲樂嬖幸之好又言其奢豪華後日
食萬錢無下箸處此自相矛盾也若無聲樂嬖幸則
曾之奢但爲口腹乎曾本傾險殺曹爽廢齊王皆預
其謀又以奢豪爲子孫倡歷世以怙侈聞永嘉之亂

何氏滅亾無遺此則天道之可信者王祥特庸鄙貧
位苟祿耳惡非曾比持身亦尙約素則其昌後也亦

宜新唐姦臣許敬宗傳王福時
美何曾忠而孝此嗜痴之癖

石苞薨年

石苞傳泰始八年薨武帝紀則云泰始九年二月癸
巳薨

王佑賈充裴秀

羊祜傳泰始初爲尙書右僕射衛將軍時王佑賈充
裴秀皆前朝名望祜每讓不處其右案王佑乃嶠之
父爲楊駿腹心此非前朝名望也疑爲王沉之誤攷

王沉傳羊祜荀勗賈充裴秀等皆與沉諮謀賈充傳
充與裴秀王沉羊祜荀勗同受腹心之任則爲沉無
疑

蜀賊

陳騫傳蜀賊寇隴右以尙書持節行征蜀將軍愚謂
唐修晉史何必以蜀爲賊此沿襲舊文芟除未淨
中如此甚多
今不悉出

陳騫薨年

陳騫以元康二年薨年八十一見本傳帝紀則在太
康二年十一月元康乃惠帝年號騫何由至此當從

紀

鷓鴣賦

張華作鷓鴣賦見本傳釋其詞有知足知止之義乃
周旋邪枉之朝委蛇危疑之地以殺其身可謂能言
不能行矣

張華傳附雜事

張華傳末附載雜事數則識海鳧毛辨龍肉鮮蛇蛻
爲雉刻桐爲魚扣石鼓斗牛紫氣豐城寶劍支蔓誕
妄全似小說無復史裁然此乃正史也而宋彭乘墨
客揮犀第九卷乃復全抄以誇博聞宋人小說筆記

大率皆彭乘之類有學識者不必看此等書無益有損

安平獻王孚傳有闕

安平獻王孚傳於配饗太廟之下宜添一句曰謚曰獻晉書如此甚多今不能悉出

汝南王亮

宣五王傳宣帝九男穆張皇后生景帝文帝平原王幹伏夫人生汝南文成王亮琅邪王佃清惠亭侯京扶風武王駿張夫人生梁王彤栢夫人生趙王倫汝南王亮亮及倫別有傳按栢夫人生趙王倫之下

卽當云亮及倫別有傳汝南王亮四字衍

齊獻王攸傳闕誤

文六王齊獻王攸傳於配饗太廟下宜添一句曰謚曰獻其下云子罔立別有傳此六字宜刪傳末云三子蕤贊寔此宜改云四子蕤罔贊寔罔嗣立別有傳

王沉父子濟惡

王沉以高貴鄉公之謀告司馬懿而弑之見魏紀及沉本傳其子浚當惠帝時承賈后旨害愍懷太子於許昌見浚本傳可云父子世濟其惡

荀勗論省官

周官以六卿兼統羣職兩漢雖承秦制大改周禮然尙有條序惟晉之官制最爲雜亂無章苟勗雖小人其奏請省官以九寺可并於尙書蘭臺宜省付三府見勗本傳此奏甚可行而當時亦未之用

加大夫人

苟勗之子組傳進封臨潁縣公加大夫人世子印綬案大夫人未詳元板加下空一字亦非大疑當作太敬司徒王導下

苟組之子奕傳元帝踐位通議元會日帝應敬司徒王導下案下當作不句絕導傳云元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升御牀共坐明帝卽位導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成帝與導書手詔則云惶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元正導入帝爲之興又令其輿車入殿所謂通議應敬者謂此

馮統等搆太子齊王

馮統與賈充苟顓苟勗搆害愍懷太子而統與勗又讒譖齊獻王攸武帝之世姦佞滿朝開國承家惟小人是用宜其再世而亂不但耽於聲色無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而已也顓或之子勗爽之曾孫頽其家聲抑又甚矣但此諸事散見諸傳中者語多重出

繁複可厭凡兩傳同述一事者宜云詳見某傳可矣
陳壽范蔚宗當之必不如此

羊祜亦黨賈充

觀賈充傳充出鎮關中自以失職憂慮苟勗既爲畫
策留之而羊祜亦密啟留充祜一時名德而黨惡乃
爾急功名之士非道德中人貌爲方雅豈真君子

安之德量亦由桓溫進身
晉人尙元虛名節掃地矣

王渾長子尙

王渾傳前旣云以功封次子尙爲關內侯末又云長
子尙早亾次子濟嗣自相矛盾

山濤舉嵇紹

山濤掌選舉嵇康自代康與書絕交詆斥難堪而其
後康被刑謂其子紹曰山巨源在汝不孤矣後濤舉
紹爲秘書丞以康之詭激而濤能始終之何友誼之
篤也君子哉

筒巾細布

王戎傳南郡太守劉肇賂戎筒巾細布五十端巾元
板作中愚攷筒巾布名後漢王符傳章懷太子注引
楊雄蜀都賦曰筒巾黃潤一端數金元板作中是

寵洲

王衍之弟澄傳巴蜀流人在荆湘者屯聚樂鄉澄討之賊請降澄僞許之既而襲之於寵洲寵當作龍

繆坦

郭舒傳高官都護繆坦請武昌城西地爲營坦元板作垣

既葬還職

鄭袤之子默傳武帝時爲大鴻臚遭母喪舊制既葬還職默自陳懇至久而見許遂改法定令大臣終喪自默始又華表之子虞傳武帝時都督河北諸軍事父病篤輒還仍遭喪舊例葬訖復任虞固辭廷旨大

約兩漢魏晉不行三年喪者甚多然從無不葬而仕者

華嶠漢後書

華嶠傳嶠以漢紀煩穢慨然有改作之意會爲臺郎典官制事由是得徧觀秘籍遂就其緒起於光武終於孝獻一百九十五年爲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十典十卷傳七十卷及三譜序傳目錄凡九十七卷改名漢後書奏之永嘉喪亂經籍遺沒嶠書存者五十餘卷案史通云帝紀十二皇后紀二三譜十典列傳七十總十七篇此云三譜序傳目錄似各爲一卷

與史通異又存者五十餘卷五字之下注云一作三
案史通云晉室東徙十惟一存然則作三十餘卷者
是也

黃沙御史

劉頌傳云中正劉友辟公府掾尚書郎黃沙御史黃
字闕武紀云太康五年六月初置黃沙獄高光傳云
武帝置長沙獄以典詔囚以光明法用爲長沙御史
秩與中丞同長字下注云一作黃作黃是

隳括

李重傳寄隳括於閭伍隳元板作隱

邯鄲醉

重遷廷尉平駁廷尉奏邯鄲下一字似醉非醉似辭
非辭殊不可解元板直作醉亦可疑此乃人名作醉
太怪

二百四十步爲畝

傅元傳古以步百爲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一畝說
詳予尙書後案臬陶謨

沉萊堰

傅祇傳爲滎陽太守自魏黃初大水後河濟汎溢鄧
艾常著濟河論開石門而通之至是復浸壞祇乃造

沉菜堰至今兗豫無水患菜字下注云一作萊劉頌
傳頌當武帝時疏言事有目下爲之雖少有廢而終
大益如河汴將合沉菜苟善則役不可息菜當作萊
皇甫謐傳無尙書事

孔穎達尙書疏引晉書皇甫謐傳云謐于姑子外弟
梁柳邊得古文尙書云云又云晉太保鄭沖以古文
授扶風蘇愉愉授天水梁柳云云今晉書皇甫謐傳
絕無此文鄭沖傳亦不言穎達所據似別是一種晉
書詳于尙書後辨謐傳云太康三年卒時年六十八
古文尙書惟鄭氏康成所傳者係孔壁真本唐人作
疏之本并孔傳則謐所造託名於孔者謐生於漢獻
帝建安二十年去康成沒十餘年

文丁殺季歷

東晉傳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得竹書其中與
經傳大異則云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云云案竹
書紀年商文丁十一年王殺季歷文丁史記作太丁
帝乙之父也作文丁不誤舊本作文王太謬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九

晉書七

陸機入洛年

東吳王鳴盛述

陸機傳機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
 十年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案杜子美醉歌行別
 從姪勤落第歸詩云陸機二十作文賦今觀晉書本
 傳無二十作文賦語子美殆別有據也其後機與雲
 同被害機年四十三雲年四十二吳滅在太康元年
 時機年二十太康終於十年機太康末入洛則年二

十九雲二十八矣

機稱三國君臣

機作辨亾論稱魏人曹氏稱劉備爲劉翁文選作劉公此敵國之詞稱孫權爲太祖此必吳人追尊廟號而陳壽權傳竟不載稱吳諸臣皆名惟祖遜父抗稱陸公而三稱張昭爲張公其二文選皆作張昭其一作張公機避晉文帝諱唐人改爲昭其一改之未淨耳觀篇中虎作武民作人作衆則唐諱其云虞翻陸績張惇以風義舉政陸績之下文選有張温李善注並引吳志文以釋之此脫又云漢王帥巴漢之人報

關羽之敗我陸公挫之西陸西陸誤文選作西陵是又云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鍾離斐文選作離斐李善曰吳志魏諸葛誕降魏人圍之丁奉與黎斐往解其圍黎離音相近是一人但字不同然則鍾字衍也又或曰亂不極則治不形或曰選作元曰注引太元作或者誤

太興府

夏侯湛之弟淳子承傳參安東軍事稍遷南平太守太興府王敦舉兵內向云云府元本作未俱非是當作未太興元帝年號晉書本紀及陶侃王隱虞預諸

傳作太興稽古錄同通鑑第九十卷作太興九十一
卷作太興萬斯同歷代紀元彙考鍾淵映歷代建元
考作太興景雲紀元要略陳宏謀甲子紀元作太趙
駿烈紀元彙考忽作太忽作大未詳孰是

籍田賦校誤

潘岳傳岳作籍田賦於是乃使甸帥清畿帥下注諸
本俱作師周作師是周字衍碧色肅其千千注一作
阡阡文選作芊芊是游塲染屨游下注一作坻文選
作坻注引方言曰坻塲也蚍蜉犁鼠之塲謂之坻塲
浮壤之名也音傷垂髻總髻作髻方與上戾下襍叶

文選作髮非是薄採其芳芳下注一作茅文選作茅
芳與農爲韻未詳作茅尤不可通

閒居賦校誤

潘岳傳岳仕宦不達作閒居賦爲尙書郎廷尉評文
選評作平是領太傅主簿府誅除名爲民府下選有
主字是謂楊駿也此脫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
名一不拜遷職者三此六句觀李善注可見晉官制
彼作一不拜職遷者三是谿子巨黍異黍同歸歸選
作機是

八王

晉書列傳卷第二十九分列汝南王亮楚隱王瑋趙
王倫齊王冏長沙王乂成都王穎河間王顥東海王
越凡八王其篇首冠以總叙先論歷代封建之利害
次及晉事則言諸王相仍構釁爲身擇利無心憂國
遂使外寇陵侮宗廟止墟向使八王之中有一藩如
漢梁孝王武朱虛侯章則外寇焉敢憑陵內難奚由
竊發其下文結之云西晉之政亂朝危雖由時主然
煽其風速其禍者咎在八王此言甚精確篇末論贊
最貶者倫穎顥越其次亮瑋又其次冏而於乂稍有
恕詞斷制亦平允各傳中叙事雖蔓衍無法亦尙差

可其以八王特提出聚于一處不似他王以同父者
合爲一篇又其序次則以事之先後不以輩行之尊
卑遠近極得史法之變惟篇首直當題云八王列傳
尤覺醒眼乃但標云列傳卷第二十九不用八王爲
目則非

君臣

漢成哀之後戚藩陵晉君臣乘茲閒隙竊位偷安君
臣當作巨君王莽字

公孫宏

汝南王亮傳楚王瑋承賈后旨誣亮與衛瓘有廢惠

帝之謀矯詔遣其長史公孫宏以兵圍亮此傳不過以公孫宏爲瑋所使瑋傳則以宏與舍人岐盛並薄行因積弩將軍李肇矯稱瑋命譖亮瓘於賈后是首謀者發於宏二傳稍不同然瑋傳末則云賈后先惡瓘亮又忌瑋故以計相次誅之蓋使瑋殺亮瓘者賈后也卽以殺亮瓘爲瑋矯詔之罪而殺之者亦賈后也賈后欲專政故殺楊駿亮與駿相惡者也恐駿死而亮得政遂殺亮卽無瑋賈必殺亮而於公孫乎何誅亮死而瑋又難制故不另起鑪竈卽以此爲罪殺之瑋臨死出懷中青紙詔曰受詔而行今更爲罪是

也公孫宏在河陽爲令潘岳所愛見岳傳岳爲楊駿府吏駿之死岳賴宏以免然以宏之傾險而岳昵之其不擇交如此依阿亂朝而比之匪人能無及禍乎

亮諡文成

追復亮爵至廟設軒懸之樂下宜添一句云追諡文成

二萬五千石

汝南王亮之孫祐傳以江夏雲杜益封并前一萬五千石石當作戶

瑋諡隱

永寧元年追贈瑋爲驃騎將軍下應添一句云追諡曰隱

部曲督

趙王倫傳孫秀旣執機衡司隸從事游顥奴晉興告顥有異志秀卽收顥殺之厚待晉興以爲已部曲督案部曲皆有督督名不一如上文左衛司馬督司馬雅常從督許超右衛司馬督路始右衛伏飛督閭和是也又有帳下督別見

侍中軍詔

倫加九錫增封五萬戶倫僞讓詔遣百官詣府敦勸

侍中軍詔然後受之案軍詔當作宣詔

東宮西宮

倫自爲相國一依宣文輔魏故事增相府兵爲二萬人起東宮三門四角華櫓倫與孫秀並聽妖邪之說使牙門趙奉詐爲宣帝神語命倫早入西宮案東宮者相府也早入西宮者爲天子也上文言司馬雅給事東宮又言孫秀知太子若還東宮將與賢人圖政彼東宮皆太子所居與此東宮爲相府不同大約自魏及晉洛京宮室天子居西而相府在東故段灼傳武帝卽位灼陳時宜云陛下受禪從東府入西宮兵

刃耀天旌旗翳日而齊王冏傳亦云冏起兵討趙王倫惠帝反正拜大司馬加九錫備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輔魏故事冏輔政大築第館北取五穀市南開諸署毀壞廬舍以百數使大匠營制與西宮等是也南史宋武帝紀帝在晉末既爲大將軍揚州牧給班劍二十人改太尉中書監進太傅加羽葆鼓吹及誅劉毅之後尅期至都於是輕舟密至已還東府其下又云息人簡役築東府城其下又言帝戒嚴北討姚渢以世子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尙書右僕射劉穆之爲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

齊高帝紀元徽五年七月戊子弒蒼梧王甲午帝移鎮東府丙申加侍中司空錄尙書事又前湘州刺史王蘊還至東府前期見高帝可知南朝建康凡宰相之府亦稱東府猶沿晉制也凡宋齊梁陳各紀傳及南史各紀傳中稱東府者不可枚舉

赦曰在職者

倫僭卽帝位大赦郡縣二千石令長赦曰在職者皆封侯赦曰當作赦曰曰从口上開曰从○中實俗謬以狹長爲日濶扁爲曰故混

秀往

秀往文帝為相國時所居內府往當作住

齊王冏奏

解系傳系為趙王倫孫秀所殺齊王冏起義倫秀誅
冏奏雪張華裴頠及系等之寃其詞已見華傳此重
出

晉少貞臣

潘岳石崇附賈謐望塵而拜不待言矣而劉琨陸機
亦皆附謐在二十四友之數趙王倫之篡樂廣素號
元虛乃奉璽綬勸進而琨則為倫所信用晉少貞臣
如此琨為段匹磾所拘作詩以百鍊剛自比亦難言

之矣但志在克復為可嘉耳

以王導一門為司馬氏世臣而桓元篡位則導之孫
謐為太保奉璽冊詣元封武昌縣開國公四維絕矣
何以立國

頓朴

劉琨傳邊萌頓朴或改朴為什愚謂頓與鈍同用漢
翟方進傳遲頓不及事是也然則朴字可不改

遵人

祖逖傳逖字士稚范陽遵人也愚謂據漢地理志遵
當作適元板亦誤

陳訓

妖星見豫州之次歷陽陳訓謂人曰今年西北大將當死周訪傳有善相者陳訓即此人

黃巾因

邵續傳續遣子存及文鴛屯濟南黃巾因因當作固句絕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九

十七史商榷卷五十

東吳王鳴盛述

晉書八

殤王薨以冲繼兆

武十三王傳城陽懷王景出繼叔父城陽哀王兆泰始五年受封六年薨東海冲王祇泰始九年五月受封殤王薨復以冲繼兆案當作懷王薨復以祇繼兆

王導傳多溢美

王導傳一篇凡六千餘字殊多溢美要之看似煌煌一代名臣其實乃並無一事徒有門閥顯榮子孫官

秩而已所謂翼戴中興稱江左夷吾者吾不知其何在也以懼婦爲蔡謨所嘲乃斥之云吾少遊洛中何知有蔡克見導之所以驕人者不過以門閥耳

蘇峻之亂庾亮所召非導之由然導身爲大臣當任其危而本傳始言入宮衛帝衛帝者欲避賊鋒也終言賊入導懼禍攜二子出奔白石則不衛帝矣白石壘乃陶侃所築險固處故奔此以圖免也賊平後乃入石頭城令取故節陶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慙色郭默反導言遵養時晦侃曰是乃遵養時賊也皆見侃傳導之庸鄙無恥甚矣

劉超傳亦言蘇峻之亂成帝被幽超

等繼絕朝夕卒爲峻所殺而王導出奔

末一段纔說導不忌庾亮忽又說導深惡庾亮東起西倒毫無定見晉書之專務多載而不加裁翦每如此

導兄敦反雖非導謀然敦欲殺溫嶠私與導書言之見嶠傳欲殺周顛亦商之于導而導遂成之見顛傳導固通敦矣導孫珣則又桓溫黨也孰謂王氏爲忠於晉哉明帝崩成帝卽位羣臣進璽導以疾不至卞壺正色曰王公豈社稷之臣耶大行在殯嗣皇未立寧人臣辭疾時後導又稱疾不朝而私送車騎將軍

一 吳商榷 卷五十一
郗鑒壺奏導虧法從私無大臣節請免官並見壺傳
導為正直所羞如此

陶侃被誣

陶侃乃東晉第一純臣才德兼備而為庾亮所惡王
導亦忌之即温嶠亦不能無嫌曲加誣讒有大功而
掩其功無過而增飾以成其過奈天下自有公論故
作史者不得不言其善而終以無識多寓貶詞且晉
書愛博貪收異說往往一篇中自相矛盾前云侃懷
止足之分不與朝權欲遜位歸國後云少夢生翼上
天及都督八州潛有窺竊之志不亦刺謬乎寶應王

編修 懋 竑 有論力辨其誣載白田草堂存稿第四卷

最精確文多不錄 晉書誣侃亦見毛寶傳

許恂

郗鑒之子恂傳與姊夫王羲之高士許恂並有邁世
之風恂當作詢元板亦誤

合傳不拘忠姦

史家數人傳合一篇或以事合或以人合不可拘執
但當臨時制宜解系孫旂孟觀牽秀繆播皇甫重合
傳論云解系等或抗忠盡節或飾詐懷姦雖邪正殊
途而咸至誅戮此史臣自明其忠姦合傳之例也應

詹甘卓卞壺劉超鍾雅同傳以諸人或歿王敦之難或歿蘇峻之難事蹟相似也卓始討陳敏已懷貳心及討王敦則懷貳更甚豈可與卞壺同論而合之者亦猶解系等傳例耳應詹雖亦討敦然以善終揷入殊覺不類此則自亂其例者或他傳無可附麗不得已而入此乎

庾亮傳得失參半

庾亮之庸鄙惡劣貪枝猜忍誠無寸善可取而罪不勝誅矣傳文依阿平敘不明斥其非殊欠直筆又亮最忌陶侃篇中略見而未暢反多敘欲廢王導事導

本不足惜况亮忌侃甚於導乎惟論中指摘其啓蘇祖之亂是爲實錄此傳得失參半外戚傳總敘歷論外戚之誤國因及西晉爲賈氏所敗而繼之云爰及江左未改覆車庾亮世族羽儀王恭高門領袖旣而職兼出納任切股肱孝伯竟以亡身元規幾於覆國豈不哀哉此段斥亮之罪爲得之

石頭城

亮有開復中原之謀率大衆十萬據石頭城爲諸軍聲援案下文亮上疏言臣宜移鎮襄陽之石城下時亮欲北伐石城在襄陽故足爲諸軍聲援若石頭城

則在金陵矣必非也頭字衍蔡謨傳征西將軍庾亮以石勒新死欲移鎮石

石碗

桓彝傳彝為宣城內史蘇峻之亂彝遣將軍朱綽討賊別帥於蕪湖彝尋出石碗注云碗一作頭元板作跪愚謂此必宣城郡地作石頭者謬作跪亦不類碗字說文卷九下石部無存疑

塗中

桓彝之孫石綏傳桓元敗石綏走江西塗中途當作涂涂中即今滁州

王敦叛

虞潭傳甘卓屯宜陽為杜弢所逼潭進軍救卓卓上潭領長沙太守固辭不就王敦叛潭為湘東太守復以疾辭案叛字當作版此時敦猶未叛也

何充薦桓温

何充傳庾翼終表以後任委息爰之論者以諸庾世在西藩宜依翼所請充曰不然荆楚國之西門豈可以白面年少當此任桓温英略過人有文武識度西夏之任無出温者乃使温西愚謂庾氏誠不可任然此外豈無人舉西夏而委之桓温如虎傅翼成其跋

庖晉祚幾傾何充之罪也

幾為勤學歟

蔡謨傳謨渡江見彭蜺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謝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勤學歟案蔡邕有勸學篇取之大戴禮勸學篇亦見前祖逖之兄納傳作勤者非祖納傳中語係王隱以語納者王隱傳中又重出晉書如此甚多

殷浩傳脫誤

殷浩傳征西將軍庾亮引為記室將軍累遷司徒左長史安西庾翼復請為司馬案記室將軍將當作參

安西下脫將軍二字

重出王導語

丁潭傳王導謂孔敬康有公才而無公望丁世康有公望而無公才已見前虞潭之兄子駿傳中重出可厭

諸謝相繼卒

孝武帝太元八年破苻堅總統指授者謝安而身行陣者則安之弟石兄子元及安之子琰也晉不競矣賴有此舉為之一振乃事平之後安卒於十年八月元卒於十三年正月石卒於十二月而元年僅四

十六尤為可惜自此晉無人矣桓元篡位劉裕討元而晉亡矣

謝萬傳誤

謝萬傳末云萬子韶至車騎司馬韶子恩字景伯宏達有遠略韶為黃門郎略字衍韶為之韶當作韻句絕

王羲之傳稱制

王羲之品頗高潔心亦不昧論贊宜論其人晉書唐人重修故稱唐太宗制但推其書法在鍾繇王獻之蕭子雲三人之上非也隸書始於秦西漢有草書行

書始見謝安傳而可以草統之隸與草之自秦漢歷魏晉其來已久然皆不甚尊其尊則始於羲之矣此論謂其高於三家者皆謂隸書草書也羲之雖以隸重今傳者不過樂毅論黃庭經其餘多是草書

蔡豹傳脫衍

蔡豹傳豹戰敗將歸謝罪北中郎王舒止之即下脫將字傳末叙豹兄子裔事攷蔡裔為殷浩之將前已附見于浩傳之末矣當歸併一處於此則但云見殷浩傳

征虜將軍

毛寶之孫璩傳謝安請爲參軍轉安子琰征虜將軍
案當作征虜司馬

語在郊祀志

司馬彪傳泰始初武帝親祠南郊彪上疏定議語在
郊祀志案晉書無郊祀志但有禮志亦不載彪南郊
議

陳壽等傳

列傳第五十二卷所載陳壽等皆作史者虞預傳著
書四十餘卷著下脫晉字千寶傳帝王之迹莫不必
書必當作有元板亦誤習鑿齒傳慨爾而泣曰衍曰

字斐杜之故居斐當作裴徐廣傳轉大司農仍今著
作如故今當作頌

騫謬

顧和等傳論云爰在中興元風滋扇骨體騫謬蓋亦
微矣騫或改爲蹇意取易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耳近
日東吳顧氏文集有與人書論騫謬二字所出甚詳
則此似當爲騫謬二字又見文苑袁宏傳然說文卷
三上言部無騫字

君弱臣強

魏收魏書僭晉司馬叡傳言東晉君弱臣強不相羈

制以今考之猶信觀孔愉之從子坦傳成帝幸王導府拜導妻曹氏將納后因王彬喪停殷仲堪傳孝武帝問仲堪患耳聰者爲誰流涕而起曰進退惟谷誠可一笑君前不名父未聞於經乃見於史君之於臣若是隆乎

劉毅等三人論

劉毅諸葛長民何無忌三人同傳三人本與劉裕同起兵討桓元者也元旣敗而裕志乃在篡晉故毅與長民皆相繼爲其所滅兩人之所不及無忌者以無忌率兵禦海賊盧循徐道覆爲所殺尤爲得死所耳

論中褒揚無忌可也痛抑毅與長民謂其有取禍之道則非

陽郡

諸葛長民傳琅邪陽郡人當作陽都

王謝世家

韓昌箕王謝世家三十卷漫爾采摭無當史學惟其凡例云王氏瑯琊太原兩宗而太原之祁與晉陽又分二派今攷元冲武子而下原係瑯琊正傳故祖文舒而爲太原正派其自王嶠而下雖同爲晉陽似與瑯琊支系稍別故爲支派若司徒而后爲太原祁人

則為別派此似精核矣但其下又云此皆按籍而疏原非確見即為譜系祇取便觀要以木本水源自有二姓之世譜在耳又云古人命名自有微意或一再從祖孫兄弟儘多同諱不知何故特為標出以便詳覈卷首臚列同名者或四人同名或三人同名或二人同名共五十四人俱王氏其謝氏同名者惟二人耳此兩事俟再考

十七史商權卷五十一

東吳王鳴盛述

十七史商權卷五十一

晉書九

張李不入載記

張軌李暲皆應入載記因暲乃唐之先祖不稱名改稱其字升入列傳於是聊援軌而進之以配暲耳軌嘗稱籓于晉暲亦遣使奉表建康然彼皆已割據一方改元建號尚得為晉臣乎

張茂築臺

張軌之子茂傳茂城姑臧修靈鈞臺別駕吳紹諫曰

修城築臺蓋是懲既往之事愚案茂懲其兄見殺於近侍故築臺以備不虞

李廣曾祖仲翔

涼武昭王傳漢前將軍廣之十六世孫也廣曾祖仲翔云云案仲翔名不見史漢此因李嵩唐之先祖敘其先世特詳故緣飾之且譜牒之學本多附會其詳具唐書宗室世系表中

譙周門人

孝友李密傳云密字令伯犍爲武陽人一名虔師事譙周周門人方之游夏儒林文立傳云立字廣休巴

郡臨江人師事譙周門人以立爲顏回陳壽李虔爲

游夏羅憲爲子貢

羅憲字令則別有傳與羅含無涉

又陳壽傳云壽

字承祚巴西安漢人少師事同郡譙周良吏杜軫傳

云軫字超宗蜀郡成都人師事譙周以周之庸猥而

及門如此盛邪

嵇紹論張華

忠義稽紹傳司空張華爲趙王倫所誅議者追理其事欲復其爵紹駁之曰兆禍始亂華實爲之鄭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魯戮隱罪終篇貶輩未忍重戮事已宏矣不宜復其爵位理其無罪愚謂歸生同謀

羽父始亂豈可以例張華紹之引經非也父康無罪
爲司馬昭所殺紹乃以身殉惠帝論贊中與王袁並
論而謂其齊芳並美是或一道也然趙王倫篡位紹
爲其侍中身污僞命乃反坐華以始亂母乃責人重
以周責已輕以約乎

王豹可不立傳

王豹傳長沙王又至于罔案上見豹云云案豹下脫
箋字豹前後上箋于罔其言一無可取乃妄人耳死
雖冤亦非矯矯大節附見罔傳可矣不必入忠義立
專傳

王育韋忠沈勁

王育仕于劉淵爲太傅韋忠仕于劉聰爲鎮西大將
軍平羌校尉二人失節如此乃入忠義傳大非沈勁
父充與王敦構逆衆敗而逃爲部曲將吳儒所殺勁
當坐誅郡人錢舉匿之得免其後竟殺讐人勁哀父
死於非義欲立勲以雪先恥云云愚謂充本當誅復
讎非義惟立勲以雪先恥爲可錄耳然勁入忠義傳
而充終附敦傳所謂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此則史
家書事之得其平者

鄧攸

鄧攸逃難棄其子而攜其弟之子其子朝棄而暮及攸乃繫之於樹而去嘻甚矣攸意以爲不棄其子無以顯其保全弟子之名好名如此不仁可知其後敬媚權貴王敦已反而猶每月白敦兵數納妾甚寵之訊其家屬方知是甥女小人哉攸也斯人也而可以入良吏乎

杜崧

儒林杜夷傳夷兄崧字行高惠帝時俗多浮僞著任子春秋以刺之崧惠帝紀作嵩任子當作杜子

三江揚都

文苑張翰傳顧榮執翰手曰吾亦與子飲三江水耳案三江者松江婁江東江也又庾闡傳闡字仲初潁川鄆陵人作揚都賦爲世所重案今本水經第二十八卷沔水中篇酈道元注引庾仲初揚都賦注云今太湖東注爲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與松江而三此揚都賦之注疑卽仲初自撰此事亦見世說文學篇又晉書於仲初傳後次以曹毗傳有云毗著揚都賦亞於庾闡則揚都賦之出於闡無疑也酈氏引此說卽斷之以爲此別爲三江非職方之三江然則亦斷非禹貢揚

州之三江可知前人亦從無以此解禹貢揚州者陸
德明釋文始引吳地記曰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
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并松江爲
三江此與酈引庾說同吳地記晉顧夷撰見隋經籍
志夷于晉書無所見當是承襲庾說其後張守節史
記正義於夏本紀引禹貢處卽以此三江說之然則
自唐以前用此說禹貢者兩家而已宋蔡氏乃云唐
仲初吳都賦注云云不引陸德明張守節而引水經
注可謂與博矣夫禹貢揚州三江豈可以震澤下流
之三小水當之只因泥一旣字謂下句底定必本旣

入耳果爾則雍州云弱水旣西涇屬渭汭豈涇之屬
渭必待弱水之西邪德明守節皆無知之輩謬妄殊
甚然此實學所在不足爲蔡氏深責也旣別引酈注
以炫多聞乃誤庾爲唐改揚作吳烏焉亥豕誠堪駭
詫近吳中某鉅公文集中有唐仲初云云予少年時
每嗤點以爲笑端今詳攷之則近人所彙刻經解中
如王天與之書纂傳吳澄之書纂言陳師凱之書傳
旁通皆承蔡氏之誤而劉三吾書傳會選誤並同經
解係同時數十名儒審擇論定而所刻如此劉氏號
爲能正蔡氏之誤者而其踵誤如此則於某鉅公何

尤胡先生涓禹貢錐指云仲初名杲之南齊人攷南齊書杲之本傳云字景行新野人李延壽南史杲之本傳同與仲初實非一人胡亦偶誤也予乃慨然嘆讀書是天下第一件難事且莫講到考核只此一引迷間展轉迷惑至是若必求備則千古幾無一讀書人君子不以已之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深悔少年多客氣也

孫吳始都秣陵卽今江南江寧府也東晉宋齊梁陳並因之左思於西晉初吳蜀始平之後作三都賦抑吳都蜀都而申魏都以晉承魏統耳然此本禹貢揚州之域故亦稱揚都揚都者京都也南朝於揚州刺史每以宰輔領之以其爲京師耳南史逆臣侯景傳景旣起兵反其黨王偉勸其直掩揚都遂濟采石圍臺城然則揚都卽是吳都但聞東晉人所賦者晉之京都斷斷不可稱吳都也

李顥

李充傳字宏度江夏人注尚書行於世子顥亦有文義多所述作案今尚書泰誓疏力辨漢初只有二十八篇無泰誓後得僞泰誓合爲二十九篇諸儒多疑之李顥集注尚書於僞泰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計安

國必不爲彼僞書作傳不知顛何由爲此言愚謂秦誓別得之民間既非出孔壁又非伏生所傳而其來甚久非僞也晉皇甫謐見古文尚書衰微將絕乃別撰古文二十五篇貪秦誓文多易掇攢湊成之於是後人信之真其僞而僞其真謐又并造孔安國傳竊計安國當日不過以今文字讀古文書未必爲之傳蓋安國早卒其年甚促僅注論語未暇其他是以史記漢書皆無此言藝文志於西漢羣儒著述臚列甚詳毛詩詁訓傳不列學官亦復收載安國果作尚書傳有不收入者乎故知不但今孔傳是假託而孔實

本無傳也李充已由丞相王導掾起家仕至中書侍郎卒顯出更晚當晉季世其時僞古文經傳盛行於江左安得尚有真孔注秦誓此言甚可疑當是皇甫謐僞代孔作其後嫌彼秦誓多所不備復撫經傳所引別造三篇兼爲之傳而初稿流落人間顯得以援引耳

徐龕李萇

外戚褚裒傳裒除征討大都督青揚徐兗豫五州諸軍事裒率衆徑進彭城先遣督護徐龕伐沛龕軍次代陂爲石遵將李萇所敗案徐龕穆帝紀作王龕李

苑穆帝紀作李農

無愧古人

王濛之子修傳卒年二十四臨終嘆曰無愧古人年與之齊矣古人謂王弼

范丹

隱逸范粲傳粲陳留外黃人漢萊蕪長丹之孫也粲真正有丹風案丹後書本作冉

衡山二石困

劉麟之字子驥南陽人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困一困閉一困開水深廣不

得過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困中皆仙靈方藥諸襍物麟之欲更尋索終不復知處也案陶淵明文集第五卷桃花源記云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遊焉未果尋病終說與晉書本傳相似而又不同

龔元之

龔元之舊本作龔元之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第九十三卷龔婦景孺人墓誌銘子友濟南李于鱗數稱鄉人龔勗克懋克懋司訓揚之江都云云龔是僻姓不學者矣改爲龔

陶茂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案侃傳云侃有子十七人唯洪瞻夏琦旗斌稱範岱見舊史餘並不顯茂既登顯位而不見彼傳何也昭明太子作淵明傳及宋書南史本傳但云曾祖侃晉大司馬並不言祖茂

潛年六十三

潛以宋元嘉中卒時年六十三案子所見陶集係宋板紹熙壬子韻川曾集所葉附載顏延年作靜節徵士誄及昭明太子所作傳皆云春秋六十有三元嘉

四年卒沈約宋書本傳同的確可信潛當生於晉哀帝興寧三年乙丑歲也乃前明萬歷丁亥休陽程氏刻附載有張縝說以爲先生辛丑歲游斜川詩言開歲倏五十若以詩爲正則先生生於壬子歲自壬子至辛丑爲年五十迄元嘉四年丁卯考終是得年七十六再考宋板陶集遊斜川詩自序云辛丑正月五日與二三鄰曲同遊斜川云云詩云開歲倏五十吾生行歸休云云而丑字下注云一作酉十字下注云一作日夫先生卒於元嘉丁卯年六十三此萬萬無疑者據此推之則辛丑歲年方三十七豈五十乎斜

川詩當爲辛酉所作云辛丑者誤也辛酉乃宋高祖
永初二年時先生年五十七亦非五十詩當云開歲
倏五日正與自序合云五十者誤也萬歷刻詩正作
五日而自序直作辛丑不復存一作乃知宋板之可
寶先生於此當國初亾而身已衰老矣故詩又云未
知從今去當復如此不中腸縱遙情忘彼千載憂且
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蓋委運待盡豈三十七歲語
氣邪

戴洋妄言

藝術戴洋傳梁國反祖約欲討之未決洋曰甲子日

東風而雷西行譙在東南雷在軍前爲軍驅除昔吳
伐關羽天雷在前周瑜拜賀今與往同必尅案吳取
關公周瑜已死洋言妄也

六日六分

臺產傳善六日六分之學下六字當作七

地戶

四夷傳林邑國開地戶以向日地當作北

茲氏縣

匈奴左部都尉居太原故茲氏縣此漢縣也載記劉
元海傳文與四夷傳同文獻通考第三百四十一卷

四裔考文亦同想因縣已改併故稱故縣

姦臣叛臣逆臣

史家之例原無一定要足以載事實明勸戒足矣新唐書始於四裔之後次以姦臣叛臣逆臣晉書若用此例則如王沉荀顗荀勗馮紆賈充輩入姦臣可也王敦桓溫桓元王彌等以及祖約蘇峻孫恩盧循輩入叛臣可也卽劉元海等入之逆臣似亦無所不可今晉書無姦臣一目而其中各以類相從亦不致忠姦混襍又有論贊以表之矣王敦等聚於四裔之下不名叛而叛顯矣劉元海別爲載記尤覺妥適也綜

而計之大約不出姦叛逆三種

禦敵

王敦傳元帝以劉隗爲鎮北將軍戴若思爲征西將軍外以討胡實禦敵也案敵元本誤作敗後人改敵亦非據文直是敦字

黃散

王敦罪狀劉隗以黃散爲參軍黃散謂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也

韓晃李湯

蘇峻傳前言峻死後其將立峻之弟逸爲主逸與韓

晃等并力來攻温嶠等選精銳攻賊營於陣斬晃其
 下文又敘峻之餘黨張健與韓晃等輕軍俱走督護
 李閔率銳兵追之及於巖山健等不敢下山惟晃獨
 出乃斬之竊考此篇中韓晃名凡九見乃數行之中
 前云斬晃後又云晃走自相矛盾誠為笑端又其敘
 峻之弟逸為李湯所執斬於車騎府李湯本紀作李
 陽

刑浦

孫恩傳隆安四年恩復入餘姚破上虞進至刑浦謝
 琰遣參軍劉宣之距破之恩退縮少日復寇刑浦害

謝琰案刑浦琰傳作邢浦疑是

